

敲开城的门

将我们的心灵重新感动

超越了城市的时光极限

在神秘莫测的母语世界里

揭示了逝去的田园时代的风范

陈川 著

昆仑出版社

家

的

母

语

世

界

我的母语

世界

敲开城的门

qiaokaichengdemen



陈 川 / 著

chenchuanzhu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敲开城的门/陈川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2.1

ISBN 7-80040-576-1

I. 敲... II. 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330 号

书 名: 敲开城的门

作 者: 陈 川

责任编辑: 侯健飞

装帧设计: 钟 嵘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8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010-62183683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电脑制作: 北京一鼎文化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三河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8

插 页: 1

印 数: 8000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80040-576-1/1·434

定 价: 16.00元

写在前面

读书进入一个名家的品牌时代，这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要求名家的每部作品都是名作，这倒难为了作家，但现实的境况大多是作家的名气取胜，他们成了出版者的上帝，至于作品质量，对不起，那就看读者诸君的鉴赏力了。当然，编名家的稿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编者不必在书前说三道四，甚至不必写出内容提要。

陈川不是名家。因此他的作品和名字是完全有理由被忽略的。但是，当我某天在南方某报上读到他写的一组乡村散文时，我几乎吃了一惊。那种灵动的、诗性而又风趣的语言，特别是那种温和、唯美的文学意境，立即打动了。说真的，近些年的散文作品远不那么吃香了（除了几位名家的作品之外），至于乡村题材的散文，尤其显得寂寞，似乎自然和生命都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事儿，跟作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梭罗说，对于一个作家，或者写作者，不仅仅要求他写他所听来的别人的故事，还要求他迟早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陈川的作品就是这样，里面有太多的诚恳成分，因此，我断定他一定生活在遥远的地方。果然，按图索骥的老方法没能找到这位陈川，两三个月后，去寻找一个无名作者的热情渐渐淡去了。之后的某一天，一个有着高原口音的男子打电话给编辑

部，替一位作家朋友询问一件事儿。谈话结束时出于礼貌，我请问他的姓名，他说他叫陈川。我说是云南的陈川吗？他说是。就这样，我们相识了。

又过了两个月，书稿“我的母语世界”寄到了北京。书稿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最后的乡村牧歌”，写乡村生活的；一部分是“敲开城的门”，写城市边缘人物的。从书稿的内容上，大致可以看出作者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不出所料，陈川的作品使我笃信，一本好书是一个生命体，它神智健全，具有相当的表达能力，而且优雅细致，情感真挚；它的神态就像纯净的湖水一样清澈透明。

关于作品的评价，李森先生已在序言中写到了，而且我更希望由读者自己来品味，所以不再赘言。

一家有着广泛影响的出版社，能够同时推出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两部散文作品，足见出版社对这位青年人的重视和期望。但是，作为编辑，尽管我认为他的作品已具有一种自由的和智性的风格，但我还是要说，真正的书应该没有第一页，也没有最后一页。陈川的起点是较高的，但他的创作道路还很长。陈川从自然中来，最好也能在自然中成长。正像梭罗所言，其他因素也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怎样看待自己，态度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这一点对像陈川这样的青年作家是值得回味的。

——编者

弱者的母语世界

——陈川对乡村和城市的诗性解读

李森

我们城市中灰色的部分

看过陈川的“我的母语世界”《敲开城的门》这本写城市的书，人的心里不免有些沉重和忧伤。我们生活在城市之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个群体的“色调”。作为斗升小民，我们的面貌和生活场景都是灰色调的，红黄蓝这些主色调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是那“沉默的大多数”，是城市大舞台上瞎跳的小角色。“我们”的外延无穷大，但内涵近乎于零。因为“我们”不是具体的“一”，具体的“这一个”，“那一个”，而是不能分辨出来的“多”，也就是“群”和“众”，像蚂蚁一样，“我们”没有声音，只是成群结队地爬行，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爬，头昏脑涨，两眼昏花，欲哭无泪，但却不知道究竟在什么时刻，就会在一只锃亮的大皮鞋下消失，莫名其妙地变成齙粉。“我们”是谁，就是推销员、搬运工、四川木匠、酒鬼、殡仪馆的尸体等等。当然，还有“我们”存在的场所、爬行的角落和与“我

们”有关的亲密的事物。从表面上看，城市的路通往城市之外。但是，城市就像磁铁一样，把人们吸附在它之上。磁铁是红色的，或其他鲜明的色调，

陈川写作此书可但上面落满了灰色的尘埃。“我们”心甘情愿地在这里谓是用心良苦，他总是属于我们的灰色群体中沉下去，这个旋涡般运转尽量善意地去发现着的群体创造了自己的深渊。读着陈川的作品，我们“我们”身上的美德，尽脑子中出现了绞肉机的意象。绞肉机轰隆轰隆的声响着，它也有自己黑透的深渊，但肉末出口的地方景增添一些亮色。他是明亮而平静的。“肉身，生活在这个空间的肉身是一个想在灰色调中是多么弱小，有时不如在防盗笼中自由飞翔的一只发现美的作家。他不蚊子。”

忍心让小角色失去城市陈川写作此书可谓是用心良苦，他总是尽量善市的舞台和对庸常生活地去发现“我们”身上的美德，尽量给“我们”活的信仰。但可以看出生活的场景增添一些亮色。他是一个想在灰色调得出，他是感伤的，他中发现美的作家。他不忍心让小角色失去城市的表达他的感伤和无奈，舞台和对庸常生活的信仰。但可以看得出，他是感一种善意的感伤使他伤的，他表达他的感伤和无奈，一种善意的感伤使在选择自己的表达方他在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上，保持着矜持和宽容的式上，保持着矜持和宽态度。他不愿意批判，痛定思痛的弱者，往往回避批判的目标，再修、齐、治、平四境界中，保持修、齐的状态，把自己当做生活的体验者和观察者，他也不想赞美，像一些大手笔一样，专门制造灰色人群的美学乌托邦，他只想把这灰色的部分变成灰色的、感伤的诗篇。只不过，任何表达方式都不仅仅

是创造，它肯定也是一种禁锢。“发明防盗笼的那个人是不朽的。这种发明跟对一个动物园的发明一样如出一辙……他和许多人一样，在观赏一只笼子里的野兽时自己也正被笼子笼住。”所谓文明城市的囚笼并非他建造，也并非他所发现，但他想以自己的文本重新发现一些障碍，拆出一些障碍。同时，让自己也在灰色的禁锢中破壁而飞。当然，并非所有的禁锢都要突破，有的禁锢无疑具有秩序的运动之美：“年轻的钟表匠坐在盒子里，他又看到了那个中年妇女钻进了时间的缠绕之中。”

在《电梯——演绎生活的一个场景》一文中，陈川写道：“我看见无数个被复制的自我。”事实上，陈川这本书正是对城市灰色人群中的自我的观照。弱者的自我是扁平的、混沌的，不过，一旦弱者的自我实现自我的发现之后，他也可能进入让人疼痛而又伤感的被言说的历史。“我的面前是十八层的一幢大楼，穿着制服的保安告诉我电梯在这个方向，我将在大楼里采访一位成功人士。我想着采访的话题闪身进入电梯，我看到左边的镜面叠印出无数个我，并且这种叠印得到了无限的延伸，我再看右边和后边，这个无数的影像都和我一样带着同一张面孔，带着同样的表情，我是漩涡的中心，我遭遇到了围困，如同面对三条深不可测的时光隧道，他们有可能随时将我卷入一个亘古的年代。我只在电梯中呆了几分钟，它却让我感觉到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陈川呼唤城市灰色人群去发现自我，只有细心自我观察和体悟，才能发现自我存在的状态，究竟是支离破碎的，还是局部尚完好无损。首先，个人要从“我们”中分离出来，在者就是自我的醒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实现最终的自我的超越。

消失在明亮中的乡村

《我的母语世界》
(乡村卷)是写乡村的一部优秀作品。作为一个写作者，陈川知道言说方式的不同，则乡村就有不同的景象。我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乡村，乡村是人类精神史中难以割舍的一个情节，因为人类一方面在前进，另一方面也在回乡的途中。

“我的母语世界”《最后的乡村牧歌》是写乡村的一部优秀作品。作为一个写作者，陈川知道言说方式的不同，则乡村就有不同的景象。我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乡村，乡村是人类精神史中难以割舍的一个情节，因为人类一方面在前进，另一方面也在回乡的途中。但是，只有言说者才能帮助失语者找到自己的乡村。失语者要么在乡村之中，要么在乡村之外。不管是在里面者还是在外边者，都需要寻找，需要重新发现。陈川的寻找和发现，不在文化的层面，也远离人们心中乡村的意识形态。对于他个人的气质和心灵来说，他要寻找的，是一个全新的、不受观念影响的乡村。然而，种种先见之明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总是影响着人们对乡村的观察和体验，要到达真正的、自在的乡村，其中一条可靠的途径，就是通过语言这种清洗剂去清洗。当然，语言自身也是清洗的对象。

不像城市一样，一切似乎都消失在灰暗中，灰色的弱者消失在自己创造的灰暗背景中。陈川的乡

村则消失在明亮的语境中，这种消失同样是忧伤的，但正因为消失的不可抗拒，所以，乡村中的事物才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来。在陈川的眼里，乡村中的人和事物都没有来由，也不知所终，人和事物既是“在”，又是“此在”(海德格尔)，人和事物在具体的语境中没有单线的指向和意义，他们和它们在他的语境中几乎融为一体。一切都在明亮的照耀之中，犹如阴沉的天宇突然撕开了一个口子，一束巨大的手电般的光芒，照见世界的一角，人和事物就此呈现。这光是从哪里来的，撕开云层的又是什么力量，他无须深入地追问。从意义论和反映论的观点来说，他不是个观念的追问者，而是个看见者和叙述者。这是一种最本真的事物与事物的彼此洞见，在几近出发点的洞见之时，文化和意义尚未积淀，文化和意义的副产品也还没有变成尘埃。陈川让古老乡村撕去了古老的甚至是衰老的面纱，重新进入一种新的语境。也就是说，当他的语言介入乡村的时候，模糊的、混沌的乡村有了他的内涵。

在《乡村的尖叫》一篇中，一种声音几乎刺穿了乡村的夜，声音使乡村的心灵在夜中复活，但让人吃惊的是，这种声音却没有来源于一个具体的事件，他只是从乡村的背景中发出来的。“尖叫在午夜十分发出。乡村一所所的老屋子已经呈入一个个睡梦中，发出尖叫的地方没有具体的指向。然而，尖叫在黑暗中呈现出浓烈、凄凉；尖叫穿透了一个黑暗村庄的上空，穿透了一所所沉寂的老屋，它的浓烈和凄凉已经进入了一个个农人的梦乡，尖叫让他们甜美的梦变成了梦魔。”但是，这种尖叫声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因果关联，他仅仅只是让听者听见，只是发现了“听”，茫茫黑夜的“听”，永不衰竭的“听”。这个乡村的生产队长，是个主要的听者，作者需要他那双警觉的耳朵，但作者也没有让他听出什么，比如罪恶或者一个乱世的什么嘴巴在尖叫。作者并不

毫无疑问,陈川是诗意地消解恐惧和庸俗文学观念的高手,他的文本在隐喻与敞亮之间。阅读他的“乡村”让人着迷,让人乐意跟随他进入语义起源的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场景。

是不知道中国乡村某种“恶”的现实,这种“恶”肯定包括让鲁迅先生一辈子疼痛的那种“恶”,但好像作者像我这个读者一样,很多时候,只能承受一个弱者该承受的那一小部分,把无望和疼痛变成审美。语言清洗“恶”的时候,“恶”并没有消失,语言歌颂美的时候,“恶”肯定也不可能消失。所以,对于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一个弱者,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语言最多只能无谓地拯救自己的心灵,滋养自己脆弱的善。拯救一颗心,不意味着就能拯救更多的人心,但拯救一颗心就是一颗心。因此,乡村的尖叫声再没有与可怕的事件或痛苦的心灵发生逻辑关系的时候,就被黎明到来时乡村的另外一种庸常的生活景象抹平了。

毫无疑问,陈川是诗意地消解恐惧和庸俗文学观念的高手,他的文本在隐喻与敞亮之间。阅读他的“乡村”让人着迷,让人乐意跟随他进入语义起源的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场景。来看《乡村的棋手》:“棋手躲在乡村的一个角隅,他在黑白相间的棋盘上不慌不忙地布阵摆子。棋手的对面端坐着一个少年,他的目光凝固在棋手手里的棋子上。如同一棵榕树的树阴,笼罩着展示成功和失败的战场。树阴的庇护,让棋手的背景呈现出了阴凉和虚空。棋手唤出一匹骄横的黑马,它已经踏出了前蹄,踏着日出日落,骄横的黑马越过了楚河汉界。一匹马儿

的骄横没能让少年呈现出慌乱,他宁静地端坐着,让一头象的斜线巧妙地摆布成一个陷阱,一只夏季的蝉在榕树的绿叶丛中发出了哀叫。”陈川创造了乡村的一盘棋,他既是棋手,也是看客。

2001年9月于昆明

拥挤的城市！
充满梦幻的城市，
白天里幽灵就拉扯着行人！
到处都像树液般流淌着神秘！
顺着强大巨人狭窄的管道群。
一天早晨，
在一条凄凉的街上，
房屋在轻轻雾中增加了高度，
占满了一条涨水的河的两旁，
作为布景倒很像演员的情愫，
一片脏而黄的雾淹没了空间，
我绷紧了神经，
像演主角一样，
跟我的已然厌烦的灵魂争辩，
在重载的车往来的郊区徜徉 ……

——夏尔·波德莱尔



作者简介

男，汉族，云南通海县人。一个从乡村往外走的游吟者，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小说，散文。现居昆明，正式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活。

目 录

写在前面·····	1
弱者的母语世界（代序）·····	1
盲人按摩队·····	1
门·····	5
墨镜·····	9
推销员·····	13
搬运工·····	17
擦鞋匠·····	21
说明书·····	25
广告人·····	29
迷路者·····	33
四川木匠·····	37
火车站·····	41
酒鬼·····	45
邮筒·····	49
吸毒者·····	53
空姐·····	57
动物园·····	61
清洗工·····	65
三轮车·····	69
女人·····	73
殡仪馆·····	77

酒吧·····	81
救护车·····	85
婚纱照相馆·····	89
垃圾·····	93
美容店·····	97
高跟鞋·····	101
私人轿车·····	105
防盗笼·····	109
烟灰缸·····	113
狗·····	117
扫帚·····	121
小偷·····	125
火灾·····	129
诊所·····	133
医院·····	137
厕所·····	141
立交桥·····	145
电梯·····	149
玫瑰花·····	153
配匙匠·····	157
胶鞋·····	161
磨刀匠·····	165
太平间的守护者·····	169
乞讨者·····	173
保姆·····	177
自行车修理者·····	181
婚车·····	185
面包师·····	189
报栏·····	193
游手好闲者·····	197

塑料模特·····	201
钟表修理店·····	205
话筒·····	209
高楼·····	213
京剧演员·····	217
外科医生·····	221
马车·····	225
拾破烂者·····	229
黄昏·····	233
早晨·····	237